

譯德潤張·蒼利亨金

吸血鬼



世界偵探出版社發行

偵探小說之一

金亨利著
張潤德譯

吸
血
鬼

世界偵探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

一之說小偵探

鬼 血 吸

東
洋
書
局

每册定價一元六角

外埠加寄費

代 售 處	總 經 售	發 行 者	譯 者	原 著 者
-------------	-------------	-------------	--------	-------------

上海光明書局
上海兄弟圖書公司
上海中國雜誌公司
上海五洲書報社

上海靜安寺路
四四一號
新
人
出
版
社

世界偵探出版社

張
潤
德

金
亨
利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初版

程小青先生序

偵探小說的成因，是根據人類的一種本能——好奇心。其實「好奇心」可算是人類藉以啓發宇宙蘊秘的一件法寶，藉着它，人類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向宇宙公公的深處，而幹那發掘種種寶藏的工作。所以偵探小說的價值除了文藝方面不說外，它還有觸引人們的好奇心，和啓迪人們理智的作用，養成人們的科學頭腦，因為它的情節，無論怎樣詭奇神祕，總是根據着邏輯的範圍，而以自然現象爲基點的。

偵探小說在歐美是非常盛行的，真可謂「作者輩出，名著如林」。但在我國，不單相形見拙，簡直「寒儉」得可憐。我以爲在未來繁重的復興途中，科學有盡量提倡的必要，那末，偵探小說就先奮起走在科學先生面前一名唱道關路的小卒，怕也不必「攝諸門外」罷？

張潤德君在法學院畢了業後，因爲對於偵探小說有特殊的嗜好，便從事於翻譯偵探小說的工作。這真是「空谷足聲」，筆者認爲是很可喜的。實在的，我國的偵探小說所以不發達，其因

由於作者譯者的人太少。所以張君的參加這項工作，末始不是一般愛好偵探小說而感到作品荒塞的讀者們的喜訊。

這篇『吸血鬼』原名是 Ghoul，是美國名作家 Henry King 的近作。它的內容是很曲折緊湊的，加着張君那支清新婉委的譯筆，自然可以使讀者們感到滿意。所以它的評價還是讓讀者們自己去給予，筆者不想多說什麼話了。

民國二十九年冬程小青作序於東吳附中

自序

假如把社會的發展史分作原始民族社會，奴隸制度社會，封建社會和近代社會，那末我們對於小說的發展也可以分爲傳說，神怪故事，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爲什麼我們把偵探小說作爲近代社會的產物呢？這是很明顯的，因爲偵探小說具有下列三點特徵：

(一)偵探小說是帶有科學性的，偵探小說雖每篇都是相當神奇、緊張、複雜、奧妙，但神奇複雜的都只是表面，而本質上却都非常合於事實底科學底和邏輯底發展，絲毫沒有荒謬的東西；並且每一個偵查後的結論和破案的經歷都是非常科學性的，絕沒有藉助於任何鬼神或某神荒誕不經的武術功夫。

(二)偵探小說是寫實的作品。這意思並不是說每一篇偵探小說都是照已發生的事實描寫的，而是說這種小說中所述的事實都可能在現實社會中發生的，甚至已有類似的事實發生過。所以看慣了偵探小說的人，大多都增強了不少的觀察力，甚至能因此防止了別人的犯罪。

這除了證明偵探小說是非常寫實的外，還證明了它有助於讀者底爲人處世。

(三)偵探小說是最生動的作品。往往聽人家說，夜裏讀福爾摩斯探案，會使人整夜不眠的。偵探小說的魔力輕輕地在「舉夜不眠」四個字裏表白無遺了。何以它會有這樣的魔力呢？最簡單的回答就是它行文最生力，能抓住讀者整個的心神。但這個魔力和神怪武俠小說的魔力不同，後者的魔力只能對教育程度非常低級的人有效，而偵探小說則不然，讀者愈有學問，它的生動程度愈高，因爲上面已經說過，它是科學性的小說。

科學是近代社會的特徵，而科學性却是偵探小說的特徵；寫實的手法和最生動的筆調也是近代文藝的優點，而它們又是偵探小說的特徵；是則吾說偵探小說是近代社會代表的產物，當不背理矣。

本篇全備上述各點的特徵，可說千萬偵探小說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不惟生動、曲折，而極邏輯化，並且通過了作者的寫實的神妙底筆法，說明了近代英國社會中某些制度底不合理，所以本文又富有社會意義。

英國的繼承是探長子繼承制的，換句話說：次子以下諸子都沒有遺產繼承的份兒。在這種

度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之下，本案件便發生了。因此，希望讀者閱讀本書時，在萬分憤怒或憐恤中，勿忘故事背後的社會制度。然而這是否只是長子繼承制的毒害呢？日光深一層的讀者會回答說：不僅如此。那末我們應當進一步考慮了，但此不在話下，且帶住。

本書出版時承程小青先生於百忙中賜序，曷勝感激，特此誌謝。

張潤德序於滬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次

程小青先生序	一
自序	一
一 遺囑	一
二 霧中	一二
三 珊瑚	二二
四 哈曼爾登別墅	三二
五 夜半足聲	四一
六 彼哥德的謊話	五二
七 克勞倫武士	六三
八 日記	七四

九 超人……………八七

十 祕密隧道……………一〇〇

十一 不速之客……………一一一

十二 神怪的試驗……………一二二

十三 報告警局……………一三三

十四 彼哥德的失蹤……………一四四

十五 勃勞的失蹤……………一五四

十六 一個線索……………一六六

十七 武士的失蹤……………一七八

十八 愛德華摩倫……………一八九

十九 書房……………二〇〇

二十 祕密門……………二一〇

二十一 石室……………二二四

二十二	勃勞登先生的解釋·····	二二三
二十三	中計·····	二四八
二十四	克勞倫斯武士先生的解釋·····	二五八
二十五	盾相大白·····	二六九

一 遺囑

短短的一個十一月下午，很早的就蒼茫了。稀疏的兩陰沉沉地降落着。潮濕的霧從河中升起來，祕密的潛到城裏。這個灰色的烟幕，把繼續彌漫在倫敦交通路上的聲音，有延續的效果。

倍蒂哈蘭痕在窗口旁，臉上露出厭惡的樣子。她戰慄地拉好了窗簾，點上了燈。覺得日子太長和憂鬱。黃色的霧光，使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倍蒂無精打彩地閒度那沉悶的時間。

她平常是一個愉快的人，對世界抱着樂觀態度。可是今天她是不自然的寂寞，好像一切事情都改變了。

「我希望和珊瑚一般的有一個正式的職業，」她喃喃道，點着了燒水的酒精爐子。「希望有錢，希望我能夠改變，暫時離開這裏。希望——唔，我是一個獸子！」

這房間倍蒂稱牠為工作室的，闊大溫暖而舒服。在老式壁爐中燃燒着幾塊木頭。彩色的地毯攤在廣大有光的地板上，圍椅上套了精緻印花布。窗邊畫架上有一張沒有畫好的圖畫，壁架

上的書和稿件，證明是倍蒂的產業。

她一面找尋烤麵包的叉，一面看那圖畫，她悠然地笑了。

「我畫得不好，」她歎着道。「雖然哈德孚雜誌上期買我畫的封底，我不過是一個亂塗的業餘畫家。」

這或許是幸運的事情，倍蒂哈爾痕的生活不是靠着她寫作和畫圖的收益。在擁擠的競爭場中，她的工作是被人家疏忽。雖然沒有到專門學校中去練習，當她坐在火旁烤麵包，細長身體顯出年青的曲線美，面頰熱得發紅了，火的反光在她眼睛中跳舞着的時候，無疑地她也能畫出特別精緻的圖畫來。

「我浪費時間了，」她悲傷道，不顧到將來有人會重視她作品的。「我應該做些事情，做些有價值的事情。不要發獸的工作了。我簡直要消耗我的終身了。」

壺中的水沸了，她站起來沖了一杯茶，把牛酪塗在烤好的麵包上。牙齒剛咬到第一塊的時候，一個輕而清楚的聲音，在門上敲着。

到工作室裏來的客人，通常都是放縱主義的朋友。他們都是不注重禮節的。

「進來」倍蒂喝着麵包道。

一個紳士輕輕的開門進來。沒有什麼言語可以形容他，因為大禮服和高帽子是這樣的整潔和燦爛，小鬍子是這樣的莊嚴和端正，進來的態度是這樣的穩定，並且他是這樣有禮貌的露着笑容；他脫了帽子，頭上光亮頭髮梳得這樣的整齊。

「我想你是愛麗斯哈蘭痕小姐嗎？」那紳士流利的問道。

倍蒂手中拿着一塊麵包，驚愕的凝視他。

「是的，」她最後道。「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誰？」

「我是埃弗勒勃勞登。我是——」

「那末你就是每月寄錢給我的人麼？」倍蒂插入然，奇異地睜大了她的眼睛。「爲什麼你以前從不到這裏來呢？」

紳士咳嗽着，舉起一只白手套的手，溫和的阻止她。

「不要性急，哈蘭痕小姐，不要性急。今天下午我來訪問你的目的，就是要把完全的事情詳細地解釋明白。」

倍蒂的驚奇和緊張，使她忘記了女主人的地位。

「請坐，」她搬了一只椅子道。「渴一杯茶嗎？我立刻再烤些麵包。」

「多謝你，」勃勞登道。拉着衣服當心地坐下來，脫了手套。「經過了很可惡的時候，現在才容許我對你宣佈以前隱瞞的祕密。」

於是，倍蒂烤着麵包，客人用了自負的口氣，解釋那常常幻迷她的祕密。

她所能記得的，就是知道有一個埃弗勒勃勞登先生。自從她母親故世後，雖然她不認識他，他是倍蒂唯一信任的人。她從來看見他，但是他潛伏的模型常常影響她的環境。埃弗勒勃勞登把她從小就送到修道院中去，輔助她在巴黎預科學校中的費用，現在繼續給她工作室的房金，每月寄給她一張足以適度生活的英國銀行的支票。他是像神話中仙人一般的幫助她。現在他在這裏了！

她時常想探悉神祕的恩人和幫助她的理由，詢問總是沒有結果，因此她不再過問了。她的奇異性從來沒有中斷的；現在她開始聽着一個從前奇怪的戀愛故事。

勃勞登不過是一個中間人，他是一個隱匿的當事人的律師。

從前，在倍蒂沒有出世以前，愛德華摩倫愛上了她的母親。愛上後又失去了她，雖然她待他不過如此，可是在他溫和同情的心中，對她的愛慕從未減少的。

勃勞登說明愛德華摩倫的許多特點，倍蒂心中對可愛的孤單老人有一種影像，供給她愛人的女兒就是他的快樂。

「但是他爲什麼不起初就告訴我呢？」她問道。「我想一定愛他的，一定能使他更快樂。爲什麼他在我母親死後，不領我住在一起呢？」

「我不知道，」勃勞登道。「這一點我不知道。讓我說下去罷。」

倍蒂父母的婚姻是不幸的。老哈蘭遺棄了他的妻子和女兒，愛德華摩倫就來隱名的供給他們，直到愛麗斯死了，他才儘量的撫育孤兒小愛麗斯。

「真奇怪，」她沉默道，光明的藍眼睛秘密地同情那破裂的愛情。「他是一直奇怪的不露面。存了我母親一個人的時候，爲什麼他不和她結婚呢？」

「這一點我也不知道，」勃勞登圓滑地道。「我知道你一定明白的，我不過是依着他的意思通知你而已。我再要通知你的，摩倫先生不幸的——」

「他死了嗎？」倍蒂道。

「他在上星期日死的，昨天才葬的。」

「唔，爲什麼你不先通知我呢？我應試——」

「哈蘭痕小姐，我不過是實行他的意思。摩命先生不希望你去參加他的喪禮，吩咐我在他葬後的一天告訴你。」

「他有家族嗎？」

「沒有，我是唯一參加喪禮的人。」

「唔，我希望能夠預先知道。他待我很好，他死得像活的時候那樣孤單，對我好像是一種恥辱。」

「愛麗斯小姐，我相信你有這種情緒的。我早已說過。愛德華先生是一個古怪的人，或許他是歡喜孤單；討論這個問題有什麼意思呢！我們來幹正經事情罷。」

倍蒂呆坐在椅子中，眼睛中的光彩也消失了。不幸的消息來了。她知道是什麼結果，她的願人死後當然津貼是取消了。這就是那客人來的緣故。